

# 美之本体与美作为信仰之 合法性证明

黄文杰

**【提要】**美之本体是美学的核心问题，它规定着美学的边界并制约着美学学科之合法性。美意味着绝对自由的感性显现，美作为存在方式具有突出的信仰特征。美学起源于人类对绝对自由之自觉，绝对自由作为存在方式以终极实在为依据。以自我与自我意识为表征的对象性存在乃是对以终极实在为基础的本真存在（绝对自由）的背叛，审美活动的本质其实就是消解自我和自我意识，并实现对以真我为表征的绝对性存在的超越或者还原。以美学的发生学追问为基础，对中西美学两种范式进行结构性比较，能够阐明纯粹美学的基本主张以及美作为信仰之合法性。

**【关键词】**美之本体 信仰 合法性证明

〔中图分类号〕I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52(2017)01-0075-09

信仰意味着对自我与自我意识之非法性与非实在性的觉悟，并向非实在性终极实在彻底开放的生存方式。美作为信仰的合法性决定于对美之本体的基本理解，对美的信仰直接启示着美之本体以及美学的内在规定性。美学以绝对自由为终极关怀，美作为存在方式意味着绝对自由的感性呈现。西方美学受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影响，其实体性终极实在及以此为基础的绝对自由归根到底只是自我与自我意识的主观建构。<sup>①</sup>西方美学直接诉诸自我之善无限，实现从有限的现实世界向无限的概念世界的超越，两个世界的建构意味着西方之美本质上并不具有信仰的基本表征。中国美学诉诸自我之善无限对恶无限的有效收敛，努力验证过程性终极实在亦即天道，天人合一的存在方式意味着绝对自由是对天道自然之普遍分有。以玄学为基

础的中国美学依然未能实现对自我和自我意识之非法性的究竟觉悟。无论是实体性终极实在（理念、生命、存在）还是过程性终极实在（易、天道、自然）都没有能够摆脱实体论或者实体主义的窠臼，本质上都是自我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主观建构。我们认为，终极实在具有非实在性，非实在性终极实在是绝对自由作为

<sup>①</sup> 西方哲学之本体论经历了从古代哲学之理念（如柏拉图与黑格尔）向现代哲学之生命（如生命哲学和意志主义）和意志（如存在主义）的转型。“理念”是自我之逻辑建构，“生命”与“意志”也只是自我之情感和意志的独断。现代哲学的反形而上学，亦即所谓反本质主义和反中心主义并没有改变西方哲学一以贯之的、以自我的合法性和实体性为基础的思维方式和存在方式，因此也未能让西方哲学在自我批判的过程中找到真正切实可行的自救之路。西方哲学依然在自我意识的控制之下自说自话，主观地谈论着只有自我感兴趣的哲学主题。

存在方式之真实究竟的内在依据。以自我为表征的实存境域亦即对象性存在是对终极实在的背叛，自我与自我意识无法提供自我消解的力量并实现向本真存在的还原。审美活动直接诉诸于对自我与自我意识的无穷否定。美是信仰启示出美作为存在方式既不是任何形式的外在对象，也不是任何意义的内在意境，美之非对象性和非实体性意味着美是绝对自由的感性显现。

## 一、自由之自觉与美的启示

美学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18世纪的德国，美学之父鲍姆加登把美学叫感性学。鲍姆加登创建美学的目的乃是基于对人的实存方式的深入思考，感性学意在凸显人的感性存在之合法性以及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终极存在方式。这是西方美学对自由作为存在方式的最初理解。鲍桑葵说：“形而上学者所以对美发生兴趣，是因为美是理性和感性可以感触到的会合点。”<sup>①</sup>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是西方美学向往的理想存在方式。显然，美学的研究对象直接指向人的实存方式，美学的终极关怀是人性的完善和绝对自由的实现。美即自由，美学是自由学。

美学以人之本真存在为终极关怀，作为自由学的美学产生在近代社会，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因为生存悖论的激化已经成为具有普遍性和迫切性的时代主题，主流文化必须给出超越悖论实现自由的有效对策。鲍桑葵指出：“比较来说，古代意识还没有因为人性中各局部要素相互冲突地要求代表整体而陷于矛盾分裂的地步。”<sup>②</sup>马克思也指出：“18世纪并没有克服那种自古以来就有并和历史一同发展起来的巨大对立，即实体和主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而是使这两个对立面发展到顶点并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以致消灭这种对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sup>③</sup>在西方社会，“人性中各局部要素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感性和理性、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必然之间的冲突，只有到了近代，由人性之中各局部要素的冲突所导致的生存悖论才真正成为被普遍关注的时代主题。鲍

桑葵说：“在笛卡儿、斯宾诺莎、莱布尼兹、沃尔夫、鲍姆加通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一种抽象的理性主义和唯智主义的连绵不断的思想脉络，而在培根、洛克、夏夫兹伯里、贝克莱、休谟、卢梭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同样抽象的经验论的倾向或感觉论的倾向。这两个潮流在康德身上会合起来了，而且，正是由于这两个潮流在他的学说中汇集起来，这个问题才摆在后来的整个近代思想界面前……‘怎样才可以把感官世界和理想世界调和起来？’——这就是总的问题。‘愉快的感觉怎样才可以分享理性的性质？’——这是按特殊美学方式指出的同一问题。”<sup>④</sup>鲍桑葵十分清楚地阐明了美学产生的历史原因，描述了生存悖论的激化和内在结构，指明了美学学科的基本问题和终极关怀。

从发生学视角来说，美学起源于人对生存悖论的反思以及对绝对自由之自觉，自由作为存在方式成为时代主题，对美的追求本质上就是人对实存方式的持久反抗与不断超越。美作为存在方式意味着绝对自由的感性显现，美亦即绝对自由是对终极实在之分有，对美的追求直接诉诸于对美作为绝对自由之信仰。第一，关于绝对自由之作为本真存在方式的存在论依据，如果自由只是自我意识的独断和主观建构，那么自由永远无法进入实存世界并实现对人生在世之有效干预。作为存在方式的自由具有先在性和本原性，自由之先在性既不能是时间在先也不能是逻辑在先。这就是说自由具有本原性，本来如此，自由之先在性和本原性意味着前主体性并接受本体亦即终极实在之绝对决定。第二，关于绝对自由与以自我为表征的实存结构与存在方式的关系，绝对自由之自觉起源于实存方式之非法性，实存境域之悖论性结构启示着实存方式对终极实在之疏离与背叛。这是内在超越的现实基础。第三，人类皆有不断超

① [英] 鲍桑葵：《美学史》，张今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19页。

② 《美学史》，第2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8页。

④ 《美学史》，第227~228页。

越自我的内在规定性以及自我超越之可能性和必然性向度。对于纯粹美学而言，审美之本质是存在方式的还原，是对实存结构之解构。审美还原属于方法论维度，其信仰特征意味着审美的本质不是自我建构而是自我消解。第四，美作为绝对自由的呈现既具有先在性，也具有生成性。先在性亦即本原性，它意味着美是对终极实在之分有。作为生成性的美则是本真存在之感性显现，它与美的先在性实现了境界论维度的统一。

## 二、终极实在与自在性存在

终极实在亦即宇宙人生之实相存在，终极实在是绝对自由作为存在方式的存在论基础。对终极实在的不同理解必然制约着绝对自由作为存在方式的内在规定性。就终极实在与包括人在内的存在者的关系而言，终极实在具有“三一性”，亦即三个维度的内在规定性，分别表现为使在、显在和去在。其中，使在凸显终极实在之超越性维度，终极实在是存在者得以有意义地存在之基础；显在表明终极实在之临在性维度，终极实在不是虚无，存在者是终极实在的表现或显现；去在则揭示终极实在之能动性维度，对终极实在之分有是存在者实现有意义存在的内在动力。包括人在内的存在者是对终极实在的表现和分有，因此，终极实在对人的本真存在亦即绝对自由具有绝对的决定性。

西方哲学把终极实在叫做本体或者实体。西方古代哲学的本体主要表现为柏拉图之理念和黑格尔之绝对精神，其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对西方古代哲学之本体论的总结和系统表述。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具有鲜明的“三一性”，绝对精神表现为逻辑性、历史性和主体性三者的有机统一。黑格尔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sup>①</sup>绝对精神既是绝对的实体，同时也是能动的主体，具有自我运动的内在依据。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表现为一个整全的系统，这个系统以纯粹逻辑的方式开启，并外化到自然和人类社会，最终

在精神阶段实现向自身的回归。绝对精神决定人的本性和本真存在方式。一般说来，西方哲学认为，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是对绝对精神的分有和显现，其本真存在也必须吻合绝对精神的逻辑特征。但是，黑格尔之绝对精神只是自我的主观建构，因此其绝对性必然受制于自我意识的严格控制。事实证明，绝对精神的主观性决定了它无法进入实存世界，对历史事实也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根据黑格尔的哲学理念，被绝对精神决定的本真存在也就只能是逻辑的设定。这种意义的绝对精神以及以此为依据的本真存在决定了关于审美还原之思辨性和终极境界之虚妄性。绝对精神之主观性控制了黑格尔乃至整个西方古代美学的命运，使之终究摆脱不了概念哲学之宿命，并最终遮蔽了自由作为存在方式的历史契机和现实可能性。黑格尔以降，西方哲学关于本体的论述实现了从理念向生命与存在的转换，这就是欧陆人本主义包括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和存在主义的基本状况。生命或者存在作为本体依然只是自我之情感和意志的独断，欧陆人本主义和与科学密切相连的英美实证主义并没有改变西方文化之实体性思维的传统血脉。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之反传统行为始终未能觉悟到非实在性终极实在以及自我的非法性。因此，西方文化对人之本真存在的说明其实只是自我主观建构的逻辑性存在，无论是理性逻辑还是情感和意志逻辑，概莫能外。<sup>②</sup>

与西方哲学之实体性终极实在不同，中国玄学之终极实在具有鲜明的过程性。过程性终极实在制约着中国美学对本真人性与本真存在方式的理解，使之具有某些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中国特色。玄学关于终极实在的思想来源主要

①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页。

② 就本质而言，作为本体之“理念”乃自我之认知维度的主观建构，而“生命”和“存在”也只是起源于自我的情感和意志维度。三种形式之本体以及理念向生命和存在之现代转换都没能超越自我的范围，都遵循自我的逻辑并为自我意识所建构。因为没有认识到自我的虚妄性和非法性，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美学也就不可能真正觉悟人的本真存在及其存在论依据。

体现在《易经》与受《周易》思维之影响的儒道经典之中。在中国圣人看来，易作为终极实在与天道、自然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同一层次的存在论范畴，甚至可以说是异名同谓。易作为终极实在同样具有“三一性”，亦即不易性、变异性和交易性，分别显示易作为终极实在的超越性、临在性和能动性维度。在中国文化后来的发展中，易之本体地位逐渐被道取代，道成为中国文化和玄学之最高的具有制约性和本原性的范畴。在玄学这里，道首先是个存在论的范畴，具有鲜明的在先性和本原性。玄学认为，不同于逻辑之理，中庸之道不是认识的对象。对自我而言，道永远具有神秘性。只有自我得到有效收敛并显现为中庸的圣人方能明白道究竟意味着什么。西方文化之实体性终极实在，无论是绝对精神还是生命或者存在，它们归根到底只是自我的主观建构，其绝对性主要表现为以自我为基础之逻辑性；与西方文化坚信自我之善无限不同，中国文化之“道”是过程性终极实在，它是基于本我之善无限对自我之恶无限之主动收敛，其绝对性主要表现为本我对自我之存在论超越。对中国美学来说，自由作为本真存在以过程性终极实在为基础，它不是纯粹逻辑的。自由的实现意味着对自我以及自我意识之有效管控，这就是所谓“克己复礼”与“心斋坐忘”。在中国美学看来，自由是一种无限性存在方式，它与过程性终极实在一样，不是自我谈论的对象，它只能伴随对自我的有效收敛才能最终现身。“道”之体验性与“理”之逻辑性是中西文化在本体论和存在论上的差异，并制约着中西文化关于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乃至方法论的本质区别。

在某种意义上，过程性终极实在（道）与实体性终极实在（理）缺少直接的通约性。对于纯粹美学而言，过程性终极实在依然没有彻底消解自我以及自我建构的实体观念，作为善无限之本我依然只是恶无限之自我的显现方式，因此中国玄学与美学也就不可能真正放弃实体之实在性观念。中庸之道依然不是宇宙的真实本体，因此被道所决定的存在方式也就不可能是人的本真存在方式。对于中国文化来说，过

程性终极实在决定了本我之善无限（孟子之“性本善”），并以善无限之本我实现对恶无限之自我（荀子之“性本恶”）的存在论管控（“克己复礼”与“心斋坐忘”）。纯粹美学认为，过程性终极实在依然不是宇宙人生之实相存在方式，中庸之道缺乏对自我之非法性的真正觉悟，因此归根到底并没有消解实体性。在纯粹美学看来，终极实在具有非实在性。非实在性终极实在也叫缘起性终极实在，它才是宇宙人生的实相存在方式。人作为终极实在之感性显现本质上也是非实在的，以缘起性终极实在为基础的人的本真存在方式表现为自在性存在。自在性存在亦即绝对自由是对缘起性终极实在的分有并被其决定。自在性存在意味着绝对自由，自由之绝对性或者绝对自由必须以自我的彻底消解为前提。在这种意义上，无论是西方之“理”还是中国之“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逻辑性存在和无限性存在都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绝对自由。缘起性终极实在不同于实体性终极实在，也超越了过程性终极实在，其集中表现就是存在者之非实在性以及自我的非法性与恶无限。自在性存在方式具有非实体性、非二元性与非逻辑性的特点，这些都是自我无法理解也无法建构的。缘起性终极实在具有前主体性特征，前主体性意味着不能被作为实体性主体之自我所质疑。这种信仰特征决定了它既不是自我的主观建构，也不能依靠自我对自身的有限收敛而证得。缘起性终极实在是人的本真存在亦即自在性存在的存在论依据，它对绝对自由的规定启示出自我的非实在性与非法性。因此，纯粹美学对人的实存结构和实存方式的分解也具有不同于西方美学和中国美学的显著特征。

### 三、生存悖论与对象性存在

如果说终极实在是美学的实在论基础，是审美还原的内在依据；那么人生在世则是美学的实存论基础，是审美还原的现实起点。在美学看来，人生在世是不自由的，这种不自由缘于对终极实在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本真存在方式的背叛。对人生在世及其存在方式的关注是美

学寻求超越的重要方面和基本动力。就存在方式而言，人生在世是以自我为表征的对象性存在，这种存在方式具有实体性、二元性与表象性的特征。对象性存在方式对以自我为表征的感知觉所提供的表象从不怀疑，而且充分信任自我的情感和意志，它坚信存在者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彼此外在。就实存境遇而言，对象性存在方式集中地表现为一种生存悖论，这种悖论蕴藏着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自身的普遍性冲突和结构性矛盾。西方美学、中国美学和纯粹美学都对生存悖论的内在本质和发生机制进行了不同的结构、解构和价值判断，不同的在世论及其内在结构决定了三种美学范式之不同的超越方式以及与此相关之终极境界的内在规定性。

西方美学认为，生存悖论主要表现为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sup>①</sup> 鲍桑葵指出：“形而上学者所以对美发生兴趣，是因为美是理性和感性可以感触到的会合点。批评界所以对美发生兴趣，是因为美是人类生活在其变化不定的各个方面的表现。这两种兴趣在长期各自发展之后，又结合起来——这就是近代美学的真正起源。”<sup>②</sup> 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是西方美学的基本问题，“人性中各局部要素相互冲突地要求代表整体而陷于矛盾分裂的地步”。<sup>③</sup> 在西方美学看来，作为人的实存方式，理性和感性虽然相互冲突，但是它们却是人性内在的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彼此皆具有与生俱来的存在之合法性。美学的目的就是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和谐统一，这既是美学的普遍难题，也是美学的终极关怀。鲍姆加登创立感性学的目的就是要在恢复感性存在之合法性的同时，实现感性和理性和谐统一的终极存在方式，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自由。应该说，强调感性存在之合法性的感性学与西方主流文化关于人是理性存在者的界定不完全吻合。这就在某种意义上方面决定了作为感性学的美学具有对人作为感性存在者的强烈体验和现实关怀，另一方面也就注定了西方美学解决生存悖论的方式只能是诉诸思辨。也就是说，自由的实现不可能在实存境域里完成。西方美学所理解的自由具有强烈

的主观性，建立在理性与感性之合法性基础上的生存悖论的消解，或者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和谐统一只是理性思辨所应该从事的工作。西方美学之思辨特性把实存世界之生存悖论原封不动地搁置起来，绝对自由只能是人生在世的逻辑愿景，实存世界与思辨理想之间的距离无法在自我之合法性的坚定信念中实现对接和超越。

显然，西方文化认为自我以及所有存在者都具有实在性与合法性，这种文化信念决定了西方美学只能感受到生存悖论的表面现象，而对悖论产生的原因则不可能有深入了解。中国文化认为，礼崩乐坏乃是因为人心不古，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是生存悖论的典型表现，以过当之人欲为表征的生存悖论是对过程性终极实在亦即天道自然的背离。中国美学对生存悖论进行了现象学还原，指出生存悖论的产生乃是因为自我之无限扩张，这与受过程性终极实在亦即天道自然决定的本我之过程性和无限性背道而驰。中国文化强调本我亦即本来之我的无限性，这种无限性与过程性相结合，共同表征过程性终极实在之超越性。同时，与本我之善无限相比，自我亦即现实之我具有强烈的恶无限本能，这是一种背离终极实在之无限的扩张本能。实存世界的生存悖论就是因为自我之恶无限，也就是中国文化所特指的过当之人欲。中国美学较之于西方美学的重大区别表现在中国文化敏锐地追踪到自我之中本能地存有无限扩张的冲动，因此，有效地抑制这种冲动是实现绝对自由的唯一选择。对自我之非法性的体证以及随之而来的自我克制决定了中国美学鲜明的经验性，与“两个世界”的西方文化不同，“一个人生”的文化信念让中国人没有兴趣去建构一个绝对超验的逻辑世界。中国美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是因为对终极实在和生存悖论的解构来自于中国圣人对宇宙人生的仰观俯察。这

① 必须指出，这里的感性和理性首先不是认识论范畴而是存在论意义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美作为存在方式的意思是，人作为存在者究竟是感性存在还是理性存在，或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② 《美学史》，第 219 页。

③ 《美学史》，第 226 页。

与西方文化和西方美学的主观建构和逻辑思辨存在本质的区别，两者之间似乎不存在彼此通约的内在可能性。

纯粹美学对人生在世与生存悖论的分析不同于西方美学，对自我之实在性与合法性的坚信决定了西方美学对终极实在与绝对自由的逻辑建构及其虚幻性。同时它也不同于中国美学将生存悖论归结为自我之恶无限，这种恶无限意味着自我相对于过程性终极实在的非法性。但是，中国美学依然没有觉悟到作为善无限之本我亦是自我之恶无限的显现，因此，过程性终极实在以及以此为依据之人之无限性存在也只能是有限的，自由也不是绝对的。纯粹美学以信仰为依托，在它看来，终极实在具有非实在性，非实在性终极实在既超越了实体性终极实在，也比过程性终极实在更为彻底更为真实。过程性终极实在对实体性终极实在之超越是不彻底的，既表现在对存在者之实体性的某种程度的保留，也体现在对自我之恶无限的非法性无法彻底割舍。纯粹美学认为，人生在世对于非实在性终极实在的背离根本上是因为自我之实在性与非法性，自我之非法性集中表现为自我对自身与其他在者的实在性执著，非法的自我是生存悖论产生的唯一的存在论根源。对以自我为表征的对象性存在方式的彻底否定，意味着纯粹美学既不同于西方美学对自我之实在性与合法性的独断，也与中国美学不彻底的实在论观念划清了界限。比较而言，西方美学的自由观受实体性终极实在的决定而表现为逻辑的自由，这种自由实际上只是自我的主观建构；中国美学的自由观受过程性终极实在的决定而表现为有限的自由，这种意义的自由其实只是自我对自身的有限收敛。纯粹美学的自由观实现了对中西美学的双重超越，非实在性终极实在决定了自我的非实在性、绝对非法性以及自由之绝对性和纯粹性，这也是美作为信仰的存在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 四、自我消解与结构性还原

就纯粹美学而言，美作为存在方式是绝对

自由的感性呈现。美亦即自由作为信仰还表现为审美还原，一种致力于对自我的无穷否定而实现的从不自由的在世方式实现为绝对自由的终极存在。审美还原是一种结构性还原，它以消解自我为支点，实现了包括人类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自身之本真关系的彻底归正。审美还原的方法论规则与终极实在以及实存结构存在内在关联，也就是说，终极实在之规定性和生存悖论的内特征决定了审美还原的必然选择。西方美学、中国美学和纯粹美学关于审美还原的论述也各不一样，彼此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西方美学坚信自我之实在性与合法性，对审美还原亦即生存悖论之消解在本原上只能诉诸于自我，希望自我通过理性、情感和意志的力量解决困境。在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西方主流美学看来，人作为理性存在者是一种本体规定性。在这种意义上，人之感性规定性是非法的，最终必须被理性所统一。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里，世界起源于逻辑阶段，最后在哲学阶段达到圆满，而逻辑和哲学在黑格尔那里意味着绝对精神之开启和向自身的回归。鲍姆加登看到了人生在世之感性存在的合法性，他创建美学试图实现理性和感性之和解，并以此作为美学之最高理想。席勒认同感性存在之先天合法性，并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诉诸游戏冲动——一种在席勒看来也是与生俱来的趋向自由的内在意识。康德把自我与自我意识解构为知情意三个维度，并突出地表示出限制自我之知解能力的无限性特征。在康德看来，作为物自体之本体是理性无法触摸的，却能够为意志所确认。康德的策略是，一方面限制理性之无限性冲动并独断物自体之存在，另一方面又用意志塑造一个上帝，并且赋予这位上帝以绝对的道德必然性。康德之上帝具有鲜明的独断论色彩，这就决定了他必须以情感之力量促使有限之理性认同绝对意志的独断专行。但康德终究无法摆脱自我意识的控制并表现出意志主义的专制独断和情感主义的罗曼蒂克。黑格尔以降的西方美学放弃了黑格尔的路线，现代美学包括现象学美学、分析美学和过程论美学，都从

康德那里吸取营养，重新解读和重点发挥康德思想之非知性能力部分，对情感和意志给予格外关注。现代美学之独断论表现出非常不同于传统的理性形而上学，它们更多地是诉诸自我之情感和意志维度，这就是所谓的后形而上学之本质特征。自我之实在性与合法性是西方文化的基本信念，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能够真正触及自我之非法性。因此，康德以及从他起源并受他影响的后形而上学关于审美还原的策略只是转换了一个维度。这种处理方式意味着西方现代美学依然只能生活在自我建构的情感和意志的世界里，它们对于实存世界的生存悖论依然无能为力。

中国美学之过程性终极实在觉悟到了自我之恶无限的现实性（荀子之“性本恶”），并试图以人性本有皆有之善无限（孟子之“性本善”）的力量对自我之恶无限主动实行收敛，实现中庸之道亦即自然与名教相融合之存在方式。道亦即过程性终极实在是中国文化对宇宙本体的基本定位，儒道等诸子百家概莫能外，区别只在于回归本体之方法论策略。儒家强调“克己复礼”，克己就是克制过当之人欲，努力收敛现实自我的无限之扩张本能；复礼就是回归天道自然，使过程性终极实在得以完美呈现。道家提倡“心斋坐忘”，希望凭借本有皆有之善无限直趋心性本源，归向天真本我。儒道互渗互补，共同建构符合天道本然之人间正道——一种与过程性终极实在相适应的存在方式。一般说来，中国玄学和美学不像西方哲学和美学那样信任自我，肯定其合法性并肆意放纵自我；玄学不认同“两个世界”，不将实存世界的生存悖论搁置起来，也不像西方哲学那样任由自我在思辨的世界里寻求替代方案。中国美学觉悟到了过程性终极实在，中国之“道”比西方之“理”更具有本真性和超越性，非理之道决定了中国美学的实证精神，这种实证精神之于审美还原则体现为直接诉诸对自我之恶无限的主动收敛。

但是，中国特色之审美还原所凭借的依然只是自我本己的力量，中国文化相信是非之心、恻隐之心、辞让之心与羞恶之心人皆有之、人

固有之，试图激活人性之中善无限的力量努力进行自我约束，实现在世结构之和谐与稳定。人性之本善或本恶乃是就现实人心而言，自我除了恶无限之现实性之外，亦有本有、皆有的善无限之可能性。中国文化所推崇的圣人或者真人，就是那种善无限居于主位并能有效控制恶无限之肆意扩张的人格典范。在纯粹美学看来，中国美学关于自我之恶无限的觉悟是不彻底的。自我之非法性是相对于“道”亦即过程性终极实在而言的，而过程性终极实在对自我之实在性与合法性仍然持有某种程度的保留态度。纯粹美学认为终极实在具有非实在性，非实在性终极实在才是真正意义的宇宙实相。它不是自我凭借自我意识所做的任何意义和任何形式的逻辑建构，因此也不能被任何意义和任何形式的自我所证得。纯粹美学坚信包括自我在内的所有在者皆是非实在的，也因此是非法的。玄学所谓本我之善无限亦是自我的感性显现，所以审美还原的目的就是要完全干净彻底地摧毁自我以及由自我意识建构的虚妄世界。纯粹美学之审美还原凭借的不再是自我的力量，当然也不是所谓自我之善无限的力量。自我及自我意识无法触摸终极实在，也不可能摧毁本来就是自我建构的概念世界。纯粹美学把摧毁自我实现审美还原的力量归结为人皆有之、人固有之的超越本性（佛性、神性），这种本性可以叫做净无限或曰空无限，它无善无恶、无是无非、无美无丑。纯粹美学认为，本真人性之无分别的内在规定性乃是对非实在性终极实在的分有。在审美还原过程中，净无限直接诉诸对自我的无穷否定，其彻底性不会给自我保留任何反抗的机会和可能性，无论是自我的知解能力还是依然属于自我的情感和意志。纯粹美学在方法论维度表现出绝对的否定性，这种绝对的否定性也是美作为信仰以及纯粹美学之纯粹性在审美还原方面的直接表现和重要特征。

## 五、终极和谐与绝待性存在

美学是自由学，作为存在方式之美之生成依赖于对自我和自我意识的超越，美之生成意

味着自我向终极实在的回归。人的本真存在是对终极实在之分有，终极实在决定了自由的本质以及实现自由的方法论原则。对于美学而言，与美之生成相伴随的是终极和谐之现身，实际上，终极和谐乃是绝对自由之感性显现，亦即宇宙人生之本来面目的最终呈现。但是，由于对终极实在及其规定性的不同认知，不同美学范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在世论、还原论和与之相应的境界论，美作为信仰在境界论维度也有各自不同的基本特征和证明方式。

西方美学之实体性终极实在终究只是自我意识之主观建构，西方美学没有能够觉悟到自我之非实在性与虚妄性，它们只是凭借自我意识之认知能力以及情感和意志主观地建构终极实在。黑格尔以前，主流的西方美学独断地认定人作为理性存在物就是由这种实体性终极实在决定的，借用理性压抑、消解感性就成了合乎逻辑的还原手段。与之相应，人的理想存在方式和绝对自由也就自然具有鲜明的理性和历史色彩。黑格尔以降，生存悖论之激化成了时代主题，鲍姆加登、康德、席勒普遍关注人之感性维度的合法性，人之感性存在取得了与理性势均力敌甚至试图取代理性的本体论地位。人的感性实在性在意志主义、生命哲学、现象学和过程哲学那里得到了集中地表现和极端地礼遇，而分析哲学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再一次为理性划界并为人类感性包括情感和意志寻找合法性证明，感性存在上升为一元之实存的生活世界。西方文化虽然对在世结构的悖论性质深有体验并努力寻求超越，但是始终未能觉悟自我之虚妄性，只能在自我范围之内借用知情意的手段反复移位，这种文化的先天缺陷终究无法消解生存悖论。虽然现代西方哲学从唯主体之对象性存在转向了互主体之交互性存在（主体间性），但是这种主体间性的转向依然只是实体性终极实在的变形方式，是情感的单向度愿景或者意志的独断论判决。对人类之感性合法性的认同提升了人类情感与意志之本体论地位，却无法平衡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现实冲突。西方文化转换了超越的策略，这就是以感性消解理性的方式完成超越，人的个体欲求凌驾于

社会历史之上，个人与社会（包括自然）之紧张对峙依然存在并持续膨胀。因此，如果说西方传统美学具有理性之独断论色彩，那么现代西方美学则具有强烈的感性之独断论特征。它们对感性存在的张扬放纵了情感和意志的冲动，却又使社会、历史处在接受审查和批判的境地。美亦即绝对自由对于西方文化终于从理性之谈论过渡到情感之期待和意志之独断，而西方人之实存境域依然在生存悖论中无奈而紧张地绵延。西方美学之理性逻辑实现了向情志逻辑的内在置换，作为终极境界的绝对自由却始终处于黑暗之中，从而成为想象世界中美丽的幻影。

中国文化之过程性终极实在决定了中国美学与西方美学于心性论维度的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在美学之境界论维度也有清晰的证明。大同理想是中国美学对终极和谐之中国式表达，中国人对美亦即绝对自由的体证来自于对自我之恶无限的积极干预和主动收敛。中国美学觉悟到自我之恶无限现实性，并试图凭借善无限之力量“克己复礼”与“心斋坐忘”，抑制自我与自我意识的膨胀与扩张。中国美学用天人合一表征绝对自由。天人合一意味着全主体之整体性存在，与西方美学之唯主体和互主体之对象性存在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对主客二分之实存境域的有限超越。作为过程性终极实在的内在规定性，天人合一既是天道自然之本体规定，也是天道自然之感性显现。全主体之整体性存在是中国美学关于终极境界亦即绝对自由的基本表述。它意味着宇宙既是一个整体，也是一个主体，生存悖论的主客二分结构得到了一定程度地抑制。中国美学致力于自我收敛，以善无限克服恶无限，这种以义务为本位的还原方式使中国特色之宇宙人生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稳定与和谐。大同世界意味着生存悖论得到某种形式的抑制，绝对自由作为本真存在方式开启了某种可能性契机。

纯粹美学之超越性和纯粹性分别表现在实在论、实存论、还原论和境界论诸维度。在纯粹美学看来，中国美学没有觉悟到本我之善无限亦是自我之恶无限的感性显现，这种心性论维度之不彻底性决定于过程性终极实在，因而

也就使得中国式终极境界亦即绝对自由也不可能具有真正的超越性与纯粹性。纯粹美学认为，自我之善无限亦是恶无限，是恶无限的显现方式，自我在本体论上不具有任何存在之实在性与合法性。纯粹美学之缘起性终极实在意味着终极实在之非实在性，它不是任何意义任何形式之实体。以自我为表征的对象性存在是对缘起性终极实在的背叛，所谓唯主体性、互主体性乃至全主体性都是自我之主观建构。纯粹美学坚信，自我不具有回归终极实在的可能性，终极实在之呈现只能以自我的彻底消解为前提，审美还原依赖于本真的人性（神性、佛性）亦即净无限之觉醒与全面激活。对自我之虚幻性和非法性之认知是纯粹美学之实存论的突出特征，也决定了纯粹美学对绝对自由和终极境界的规定性具有极强的信仰特征。缘起性终极实在秉持非实在论立场，实在就是非实在，非实在是在唯一的真实的本体，这就意味着不仅实体性终极实在是虚妄的，过程性终极实在也只是自我对自身的分别。美作为信仰的合法性证明在境界论维度表征为人的存在方式之绝待性，纯粹美学对自我的彻底消解不仅决定于信仰对

象之非实在性与绝对性，而且也决定了对自我之实体性和非法性的毫无保留地坚信。终极和谐在纯粹美学这里既是超越的，也是临在的和能动的，终极和谐是终极实在的感性显现。终极实在是超越性、临在性和能动性的统一，以终极实在为依据的终极和谐亦复如是。纯粹美学认为，终极和谐显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态和人与自身之间的精神生态，三大生态彼此关联，共同构成了终极和谐之立体图景。其中，人与自身之间的精神生态的和谐对终极和谐具有决定性作用。终极和谐之精神生态以真心（真我）为表征，它是绝对自由的感性显现，是与对象性存在截然不同的绝待性存在。因此，以真我为表征的绝待性存在是对以自我为表征的对象性存在的超越，在本原论意义上也是向自在性存在的回归，绝待性存在实现了本原性与终极性的完美统一。

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美学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左杨

## The Noumenon of Beauty and the Legitimacy Proof of Beauty as Faith

*Huang Wenjie*

**Abstract:** The noumenon of beauty is the core of aesthetics, which stipulates the boundaries of the discipline and restricts its legitimacy. Beauty means the perceptual manifestation of absolute freedom. Beauty as a way of existence has the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faith. Aesthetics originates from human being's consciousness of absolute freedom, and absolute freedom is the basis of the ultimate reality. Self and self-consciousness as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bjective existence are a betrayal of the true existence (absolute freedom) based on the ultimate reality. The essence of aesthetic activities is actually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elf and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transcendence or reduction to true suchness represented by the actual self. This paper makes a structural comparis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aesthetics paradigms on the basis of genetic queries on aesthetics, so as to clarify the basic propositions of pure aesthetics and the legitimacy of beauty as faith.

**Keywords:** the noumenon of beauty; faith; legitimacy proof